

万家灯火

阅读提示：

他们，爱行走，爱摄影。他们是丽水摄影界的“神雕侠侣”，用镜头记录心中的世界，用摄影感受自然的色彩。他们走遍山山水水，把家乡丽水最美的风景传播给他人。他们是夫妻，也是最好的搭档。

「侣途印记」：用镜头记录乡村

■ 本报记者 兰伟香 通讯员 柳项云



“走过乡村，记录乡愁”。行走在丽水乡村，许军和张兆蔚这对夫妻，用镜头记录着丽水乡村的变迁，传播着乡村的自然之美、生态之美、质朴之美。他们用相机将美好定格，用文字将记忆记录。他们将这份悠远的乡愁传递。几乎每个周末，在云和工作的许军和在丽水的妻子张兆蔚会合后，规划好行程便背上行囊出发。他们的目的地是散布在丽水各个角落的乡村。“莲都的古城村、缙云的漕头村、凤阳山百山祖深处的村庄……”他们先后走过全市各地400多个村落，推出100多篇图文并茂的“走村记”，让更多的人透过他们的镜头了解丽水。

源于乡愁 走进乡村

“因为喜欢，所以选择。摄影为我们记录最真实的情感，每一条街道，每一棵树，每一片树叶，每一朵花儿，都为我们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。”说起走村的初衷，张兆蔚谈起了自己的童年，6岁时，她随着家人离开故乡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的一个小村子，上学以后回乡的日子少之又少。只有到了寒暑假，偶尔跟随父母回乡走走看看。后来因建设电站村子沉入水底，对故乡的记忆就只剩下了幼年时的依稀片段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思乡之情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涌上心头，然而故乡却只在遥远的记忆中了。在乡村采风的时候，张兆蔚总是情不自禁地在这些村子中寻找故乡的影子。与自己的故乡对比，哪一条路像极了故乡村头的小径，哪几棵树和老家门前的相似。看到村里的一些留守老人，很慈祥地坐在家门前，她总觉得像爷爷奶奶般亲切。“也许，这就是乡愁吧！”

“乡村是厚重的，也是脆弱的。”张兆蔚说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很多年轻人离开了故土，外出闯荡，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，乡村也渐渐沉寂。在乡村行走时，他们常常聊起，等到村庄里的老人逐渐离去，村庄牵住人心的绳索慢慢断开，那个有着无可替代的美景和记忆的村庄是否会消失？为了记住乡愁，为了不让那些乡村旧时记忆冷却、消逝，张兆蔚与丈夫许军联手，慢慢地把相机对准了村庄，用照片记录乡村的角角落落。并且通过笔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记录下来。于是，周末和为数不多的假期里，他们一有空就查阅资料了解村史，整理规划线路，拿起相机去老街古村走走拍拍。对眼前美景的感慨，对村庄变化的顿悟，对时代变迁的对比……在脚步丈量的过程中，将瞬间定格在镜头里。从刚开始时的赶热闹，热衷于在各个“网红景点”打卡，到现在有计划地走村，记录真实……这一坚持就是近十年的时光。

静静品味 记录变迁

在乡村行走，张兆蔚最喜欢安静地走在村里的石阶路上，感受着村庄的古朴安逸。静静品味，记录变迁。与老人们聊天虽然有时候言语交流困难，但她还是喜欢听着他们浓浓的乡音，絮絮叨叨地说一些陈年往事，家长里短。许多古村里，黄泥墙、小青瓦的传统民居随处可见，青石板、旧墙、格窗透露出古老的气息，他们总是在亲身体验后不禁感叹人们雅致的生活方式。村庄的美丽蝶变，有些是一两年，有些甚至只有几个月时间，新的变化太多。对于张兆蔚和许军来说，这些都值得记录。村里的这些人从哪儿搬来，又是怎样建设起一个村，村庄如何发展起来？当许军和张兆蔚把这些一一记录并呈现在大家面前时，引起了不少人的情感共鸣。“也许这些记录对一个村庄来说是弥足珍贵的。”他们走过的大部分村庄，空气清新，风光秀

丽。但不可忽视的是，很多传统民居已渐趋破败，民俗也渐渐失传，很多村落正在逐渐消亡，成为“老人村”“空心村”。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，有时想深入了解一个村庄的历史，却常常苦于缺乏途径。“虽然，部分村庄的消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但总觉得有些心疼和失落。”张兆蔚说。他们经常想，那些远离故土的乡人，和他们的下一代，当他们回想起家乡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找不到一点点影像，回忆不起家乡原来的模样？

2017年，市区瓯江畔的古城岛开发。当年5月，古城村100多户400余人将房子腾空，意味着古城岛上已有上千年历史的村庄即将消失。张兆蔚和许军从2012年得知这一消息起，便萌发了将古城村的影像整理发布的念头。他们在闲暇时常常走进古城，记录这个被城市包围，却依然有着浓浓乡土气息的村落：葱葱郁郁的树林和大片的菜地；清晨，村民们早起忙碌的身影。再一次走进古城岛时，这里只有房子腾空后留下的空壳，拆卸的门窗，没了人烟的古城村，空寂，荒凉……在张兆蔚和许军的“侣途印记”微信公众号里，《把古城的前世今生留在记忆里，并静静等待她的蜕变》一推出，文后留言30多条，读者在文章中寻找自己的身影，在照片中回味起儿时的回忆。“这种回应和互动，让我们感动，越发觉得走村记录一个村子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，非常有价值。”许军由衷地说。许军和张兆蔚还用相机见证了云和长汀的“蜕变”：许军曾在石塘派出所工作多年，当时未通公路的长汀村进出全靠摆渡坐船，出行极为不便。2015年，长汀村搭上全省建设四好农村公路的顺风车，建成长汀大桥，在2016年建起了人造沙滩。正是因为这个“山里看海”的大胆设想，不为人所熟知的长汀村才真正一炮走红。

探寻历史 传播美好

翻阅他们拍摄的老照片，就如同穿越了历史。他们见证了乡村的发展，感受着自然，传播着美好。“刚开始写走村记时，停留在对风光的描述，渐渐地，通过与村民的交谈，深入了解后，加入了更多的关于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历史典故等。”许军说，其实每一个村庄从建村到现在几乎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，它们有自己的故事。他们的视角也慢慢在转变，如今，他们想发现一些平日熟视无睹的东西，尽可能记录更多的乡愁。更多地去发现、挖掘、记录村庄的历史细节。龙泉龙案是他们去得较多的村子，他们曾先后反复走了好几次。走完回到家时发觉某一方面内容还没记录详尽，或因天气不好，照片效果不理想，他们又背起行囊重新出发。去年以来，他们将镜头更多的对准两县、三县交界处的偏远村落。那些地方有更古朴沉寂的村落，不仅保留着更独特更原始的民间习俗，且大多数是浙西南革命时期的根据地，有着很丰富的红色遗迹。那些红军标语、无名红军墓、战争留下的伤痕都是挺进师革命历史的见证。“记录这些红色村落有着更特别的意义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整理了15个，还有几个正在整理。”张兆蔚说。

“现在更多的以纪实为主。”许军说，乡村的记录，从最早的关注风景、艺术层面，到后来慢慢更加注重纪实感，拍着拍着，渐渐的，内心也随着沉淀下来，其实从摄影的角度也回归到最本质的记录功能上。记录方式从早期的博客、微博“清风无绳”，到现在的个人公众号“侣途印记”，从最初的一些随笔，自得其乐，到现在形成了“走村记”“丽水民宿”等系列产品。2017年3月3日，他们俩开通的“侣途印记”公众号发布了第一个微信《2016年已经过去，我很怀念她》。张兆蔚和许军，他们每到一个村庄，依然像一个饥渴的旁观者一样，探寻、记录、感悟着未知的一切。发现美丽，寻找遗失，记录人文，他们将散落在丽水瓯江两岸、山水之间的迷人村落用文字和图片一一呈现。这里有他们留恋的时光，有他们对丽水山村的落地情怀，有他们诉说的一个个乡愁故事……

我们的故事

梦里留香

胡燕姿

故乡不在旧地，而在回忆里。我出生在庆元县一个名叫“留香”的小山村。而今她已不复存在。2006年台风“桑美”过后，留香一片狼藉，满目疮痍。随后，村里的多数人被安置到了庆元城郊。当时苦于我上大学，妹妹上高中的经济困境，父母没敢报名。直到后来迫于生计，母亲背上行囊外出谋生，从此再没回去过。2017年随着堂奶奶一家的最后撤离，留香从此成了无人无家的荒村。往后，荒村合并邻近三个村庄统称“留芳桥村”。至此，“留香”成为了过去式。梦中总出现在留香盖起新房快乐生活的光景。事实相反，如今连那断壁残垣的老屋都已拆得连渣不剩。人去楼拆，独留村口几棵百年柳杉苦苦坚守。留香，我生命最开始的地方，许是内心深处早已认定了的精神家园。出走万里，归来仍是留香人。

忆留香，最忆是伯母一家。儿时，最常去的是伯母家。母亲与伯母情同姐妹，一起砍柴，一起种地，一起去赶集，事事相帮。伯母家堂屋不大，但干净整洁。母亲爱去伯母家吃“菜糖茶”，那时，我总是紧跟其后。伯母善解人意，伤心时最能安慰我。家中还有亲爱的秋姐姐、红姐姐。重复着母亲的亲密关系，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玩耍，一起期盼美好的明天。村中多数小孩都做农活，唯有我和姐姐们在家“偷闲”，徜徉于字里行间，领略着别处的天地。而今，伯母一家定居杭州。生活的交集少了，多数是电话联系着两头，再也回不去的是曾经朝夕相伴的时光。可那浓浓的情意依然氤氲在心头。犹记几年前到杭州探亲，伯父紧紧牵着我的手到他的菜园里走了一圈，那手心的温度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忆留香，还忆她的美食。味蕾深处是故乡，这是从心底长出来的情结，并在岁月里历久弥新。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瘦肉羹。将猪肉切成小块拌上姜丁蒜末，和着番薯粉再加些黄酒，肉羹就这样在灶上咕咕地冒着泡，香味逼人。我和妹妹趴在灶台前迫不及待吃起来，连碗底的些许残渣也不曾放过，舔得干干净净……美味的还有石膏豆腐、灰碱年糕、单层糕、鼠脑糰。这些大多仅逢年过节才有，或是为迎客送客才特地而做。印象最深的是互赠吃食。每逢邻家做好吃的，总会互送一碗。若是做糕点，还会互相帮忙。说到帮忙，自然想到大家一起扎香菇袋。主家总会煮上香喷喷的面食来招待。小孩子为吃上一碗，也随大人来帮忙。忆留香，再忆是儿时的伙伴。铺开童年的画卷，瞧！小伙伴们聚在一起，一声呼唤便追起来。你追我赶，不亦乐乎。嬉戏中忘却时间，忘却大人的叮嘱，迟迟不愿回家。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，一同玩石子、一同开“飞机”、一同跳绳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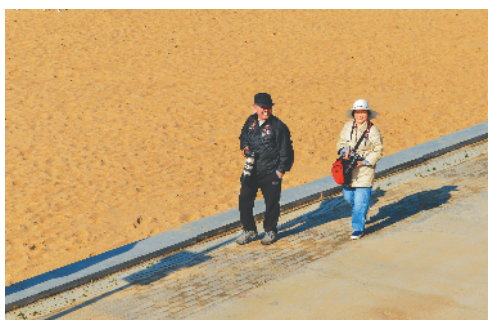
梦中也常常怀念小伙伴。一起打闹追逐的星星，一起拔猪草挖野菜的小芳，一起摘野果捡香榧的阿萍，手把手教我写字的涛，说好长大后带我“逛世界”的君。我的发小们，你们现在又在何方，过得可好？联系渐少，唯有梦中相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程轨迹，生活碾出的印痕深深浅浅。离开留香后，或许再无交点，我只是在心底默默想念着你们，只愿各自安好，幸福美满。梦中的留香啊，她像极了一位慈爱的母亲，永远守候着每一位乡人的归来。村口，大柳树依旧翠绿苍劲，她宽阔的胸怀永远向着远去的游子。



许军在云和担布坑为村民合影留念。



张兆蔚在遂昌王村口村民家中了解村史。



在云和长汀走村。